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薦賢　愛民

薦賢

國有進賢之令易稱彙征之吉蓋淑人君子志不掩善義從公共冀得英哲以奉其上者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况乎百城共治萬夫觀政按

察封部親撫氓俗者哉至乃節行純正才譽彰著名迹韜晦鄉里推服或屬吏之善治或令族之久廢咸能特達慰薦周旋稱述揚於王庭舉不失德傳曰惟善人能舉其類豈虚語也哉

漢吳公（史失其名）為河南守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吳公召置門下文帝初立徵吳公以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

王襄宣帝時為益州刺史時蜀人王褒既為刺史作頌

即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又作其傳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襄因奏褒有軼才帝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徐明元帝時為涿郡守郡人王尊為護羌將軍坐擅離部會赦免歸家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帝以尊為郿令

蕭育成帝時為朔方刺史時馮野王以中山孝王舅出為上郡太守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以圖身外足以慮化圖謀也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趨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

進賢也帝自為太守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

後漢銚期建武初為魏郡太守時功曹馮勤有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殺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

劉育建武初為濟陰太守郡丞劉平有孝行育甚重之

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杜詩建武初為南陽太守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董崇等

張輔章帝建中初為東郡太守郡吏王清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清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清亦被矢貫咽音聲流竭前太守以清身有金痍竟

不能舉輔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郡右曹乃上疏薦清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掾此為司空所辟除步兵司馬輔傷清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

魯丕和帝永元初為東郡太守數薦達幽隱名士王龔等皆備帷幄近侍

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

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龎奮和帝時為河南尹緱氏人龎參初仕郡未知名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

向苗為沛郡守有名迹舉桓鸞孝廉為膠東令

法雄安帝時為交阯太守先是交阯都尉胡貢一作子龎

廣為郡散吏雄舉廣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尚書輒優文詩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句

月拜尚書郎

李固順帝時為荆州刺史薦桂楊太守欒巴治迹徵拜

議郎守光禄大夫

范津為北地太守明知人舉傅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

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蓋勲靈帝中平初為京兆尹是時漢陽叛人臣國衆十

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

因版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鷂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

都尉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長陵第五雋為靖寇都尉凡五部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勲

張浩為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邈等

劉翊為汝南太守舉郡人許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

典選舉

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中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

庶荀攸計吏部圖爲吏以光國朝

孔融爲北海相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

高幹爲并州刺史時常林有高行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

魏梁習漢末爲并州刺史薦州界名士常林陽俊王陵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

孟達爲安定太守嘗薦涿郡太守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

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日以人乏謬備部職時涿郡太守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民和頃任近職奉宣威德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嘗厲節精心思投命爲效言辭激揚情趣欵惻臣雖愚暗不識真偽以爲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比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而已也臣受恩

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閒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

高堂隆為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明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

張既為雍州刺史時武威太守毋丘興甚有惠政既上

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内撫吏民外懷羌胡士卒柔附為官效用黄懷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毁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踧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並惡詰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

位留心萬幾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録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蜀劉焉漢末為益州牧廣漢郡人任安兼通數經究極圖讖不就徵辟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時王塗隔塞遂無聘命

晉王戎為荆州刺史時樂廣有名戎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後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戎為尚書令

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裴楷為河内郡太守范晷為丞楷雅知之薦為侍御史

山濤為兾州刺史兾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居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向風俗頗革

華譚為盧江内史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

王敦為盧江刺史時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敦以賀

循為賢良杜夷為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
登用漢武欽賢俊彦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
見於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
絶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實備僚東
宫忠恪允著清虚冲淡上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迹
盖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
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維夷遣於
壽陽

孔廞為吳興太守先是郡人王談父為鄰人竇度所殺後以鍤斬度太守孔嚴宥之及廞為太守究其義行舉為孝廉時稱得人

何充為東陽太守薦徵士虞喜

孔愉為會稽内史韓績好文學以潛退髙操愉上疏薦之召拜博士績稱老病不起

後秦郭播為隴東太守時赫連勃勃乞伏乾歸作亂西北秃髮傉檀沮渠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

撫二方播言於姚興曰嶺北二州鎮戸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㢘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嘗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畧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髙車近悟後轍興不從

宋王韶之爲吳興太守郡人潘綜少有孝行綜鄉人祕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黙以綜異行廉補左右令史除遂昌長歲満還家韶之臨郡發曰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揚允稱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逵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積誠内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陸徽爲益州刺史先是龔穎爲前刺史毛璩從事璩爲

譙縱所殺頡獨不屈節及縱僣號徵之又不起逼以兵刃執志益堅縱平後元嘉二十四年徽上表曰臣聞運纒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者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廹受職璩故吏龔頡秉心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偽朝縱雖殘凶尤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頡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蹊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

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詈楚主方之於頡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鄉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礪有懷必聞故率愚懃舉其所知過懼紕妄伏增悚慄頡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陸徽爲廣州刺史上表薦士曰伏見廣州别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禄職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

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藩機屢顯符守年曁知
命廉尚愈髙氷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脆節彌茂歷宰
金山家無寳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確然守
志不求聞達是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
專萬里雖情祗慎擢才闕毫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
得提名禮闈抗節朝省搏嶺表之清風負氷壺之潔望
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布時德雨施每
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時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署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為望計郭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髙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勑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以勸風俗

南齊褚淵為吳興太守郡人丘靈鞠為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黨錮數年及淵至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

王奐為吳興太守武康之沈驎士隱居教授學者數十百人奐與上表薦之詔徵為奉朝請不就

梁謝朏為吳興太守唯與姑孰周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鄭紹叔為司州刺史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以此歸之

後魏穆羆為汾州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

人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罷以吏民懷之並為表請孝文皆從焉

胡泥為幽州刺史有陽尼少好學博通羣籍泥以其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

李安世為相州刺史時路侍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居有才望因推言之孝文遂并拜焉

鄭羲為兗州刺史酸棗令鄭伯孫甄城令董騰別駕賈

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

北齊王昕為東萊太守時杜弼為光州曲城令為政清淨務在仁恕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昕以弼應詔

後周陳公純為岐州刺史舉遂伯中大夫樂遜為賢良

唐陳少遊為揚州刺史吳郡陸贄有經學少遊愛其才辟為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

張九臯為宋州刺史時高適好學以詩知名佳句朝出夕遍人口九臯表薦之

韓滉為浙西觀察使時萬年人韋渠牟少警悟涉覽經史滉奏授試秘書省校書郎

韋夏卿為蘇州刺史扶風竇羣以處士隱毗陵嘗著書號古今名臣畧三十卷夏卿以丘園茂異薦部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為京兆尹又薦之徵拜左拾遺

韋臯為西川節度使西河人段文昌家于荆州倜儻有

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皐在蜀表授校書郎

楊汝士為同州刺史入朝薦防禦判官魏謩為右拾遺

文宗以謩魏徵之後頗竒待之

後唐張全義初仕梁為河南尹以李專美名族之後奏

為陸渾尉

晉趙在禮天福中為宋州節度使奏薦前節州節度使

官李穀乞除一官尋授監察御史

愛民

夫牧守吏民之本可以感物而行化者也居其任者苟能宣恩澤之詔布忠厚之教廣求民瘼洞達治體知所疾苦去其繁密俾夫百姓寛息一境休和兹所謂良二千石矣漢氏而下循吏間作至有專行仁恵務於安輯振恤周困拯濟孤弱或條上其損益或蠲省其賦調至於推恕心以惜民力違科禁以順物情苟利於人靡顧於己或出私積以代民租故能上下忻頼所在化行為吏人所稱績用可紀非夫忠信之長慈恵之師庶幾乎

德讓之風者亦胡以臻此

漢黄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力猶勤也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不從然後用刑罰

薛宣為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愛而安利也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

李善為日南太守以愛惠為政

劉岱為兖州刺史虛己愛物

魏何夔爲長廣太守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言曰自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不從者不得不誅則非官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辯九服之則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

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不治矣太祖從其言

袁渙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信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盧毓為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墝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

國就沃衍失帝意帝雖聽航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航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航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

王觀為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濵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子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

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
心如此觀治身清潔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
晉王羲之為會稽内史時東土饑荒賦役繁重吳會尤
甚羲之每上疏爭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
不爾此一郡久已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
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事下但當
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

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寒極難之地又自吾到
此從事嘗有四五輩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
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
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並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
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楊州一良
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繇為法不一牽
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說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
諸縣無不皆爾餘尤千萬解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

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捕代修営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絶殁家户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請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

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何絶其叛亡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令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絶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宋徐豁為始興太守朝廷遣大使廵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或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便課米三十斛一户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但十三歲兒未堪力田或是

憚向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免且邊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産子不養户口歲減實此之繇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户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摧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絶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惟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為

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佚不辯自中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太祖嘉之

梁顧憲之仕齊永明中為隋王東中郎長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音大税課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即如

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簡税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勑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憲之議曰尋始立一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税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生於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税江河或撲航倍價或力周猶責凡

如此類不經牛埭煩告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
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兹尤饉去
之從豐良繇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攜老扶弱
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
本加倍將何以濟皇兹卹隱振廪蠲調而元懿韋災擢
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
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羸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
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加譴詰使百姓侵苦爲公

貫怨元懿禀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益徵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

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三五屬官蓋惟分端輸調又則嘗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年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取積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簡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從峻猶不能悛竊尋名之多偽寔繇宋

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迷途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用心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汚實增崇曠務詳覽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簡病前後年月久被其事不存符旨歸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莫不驚懐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縣簡保

舉其綱領畧其毛目乃當有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痼者重荷生還之恩也又永興與諸暨惟唐寓寇擾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儻值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郵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塉土事在可知用循餘弊誠宜改張置法臣緣元懿令啟敢陳管見世祖並從之繇是以方直見委

蕭景為雍州刺史初到州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

陸果為義興太守在郡寛恵為民下所稱

後魏任城王澄為定州刺史初入中每横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頼

裴良為汾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民大饑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虚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饑窘因與人民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張昭為幽州刺史年谷不登州廪虚罄民多菜色昭謂

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斯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

辛彥為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饑上表請輕稅賦從之遂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

張煜為岐州刺史矜恤貧弱為民所愛代還值元顯入雒仍令復州

劉道試為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益元愉逆亂之後加以

連年災險道試頻為表請蠲其稅賦百姓頼之

崔遊為河東太守郡有盜戸常供州郡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

杜纂為清河内史尤愛貧老所至問民疾苦對之流涕

北齊裴讞之為永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所無預代下民所出為吏人所懐

赫連悦為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路繇郡因問所不便悦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

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悅答云所言者民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文襄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乃勅依事施行

房謨嘗為徐兖二州刺史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民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

後周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毁每須修之孝寬臨州乃勒部内當堠處植槐樹

代之既免脩復行旅又得庇陰太祖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吏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唐崔善爲太宗貞觀初拜陜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戶殷之處聽徙寛鄉善爲上表稱畿内之地是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歷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

賈敦實高宗咸亨初爲洛陽長史洛陽令楊德幹尤稱

殘猛敦實謂人曰政在養人義須存育傷生過多雖能
亦不足貴也嘗抑止德幹德幹亦為之稍減
敬暉則天聖歷初為魏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
方秋而脩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
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縣是人吏咸歌詠之
狄仁傑中宗通天元年契丹攻瀛州河北震動太后制
起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
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謂曰賊猶在遠何必

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闗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

韓休𤣥宗開元中為虢州刺史以地在兩京之間車駕在京及東都並為近州常被支税藳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悅駮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是刺史欲為私恵耳乃下符不許休復將執奏寮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獘何以為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州

人于今稱之
崔縱為河南尹時兵革甫定人戶什耗六七縱悉心為理惠愛簡易蠲苛去煩先是戍邊之師歲繇雒陽者儲峙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斂以繩胥吏之私又葢導伊雒以通里閈溉灌通貨皆不擾人
嗣曹王臯累為譚洪荆襄觀察使至常平物價布帛貴則官出賣之或給將吏廩俸故豪家不得擅其利人不

大困
崔衍爲虢州刺史居華陜之間而稅重數倍其苗錢華陜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人畝徵七十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斂乃詰衍以前後刺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日久有司不宜以進言爲譴其畧曰伏見比來諸州應緣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申請不患陛下不憂恤患在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以言得罪者是用不敢囬顧

苟求自安上奏切直為時所稱後為宣歙池觀察使時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聚斂州郡頗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為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盡革其弊而衍居州十年頗以勤儉府庫盈溢

穆贊代崔衍為宣歙池觀察使宣州歲饑贊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之稅故宣州人不流散

鄭珣瑜貞元中為河南尹清淨惠下賤斂貴發以便百姓時吳少誠寇許州韓全義為招討使全義與監軍使

發牒催督或非條珣瑜得牒輒挂壁不以付吏及軍罷盡數百封其所供市草粟珣瑜素以儲積於陽翟密縣與官軍相近故河南百姓不知僦運之勞而事集矣

房式憲宗元和中為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餽餫車四千輛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徵發帝可其奏既免役人懐而安之

李渤為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䟽曰伏奉詔敕云度支決奏令臣設計徵塡當州

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四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九百一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離符印特乞放臣歸田穆宗下詔云江州所奏實為懇誠若更抑為必難勝濟所訴逋欠宜令時放

衛次公為陜虢觀察使請蠲租錢三百萬人得蘇息

後唐安彦威為河中節度上言被省符課丁夫運石脩河隄農事方急請以牢城軍千人代役從之

晉東郡留守石重人奏皇后一行發往汴州所有汾路支贍諸雜物色等並合雇脚乘搬䭾不擾百姓

盧質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讜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於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

漢趙徳鈞為薊門守以北虜孔熾雖軍威不振郡任甚理兵糧皆給於朝廷而百姓數年不藉租調增峻城洫

惟以軍士役作境内歌頌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八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威嚴　革弊

威嚴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故子產有言惟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之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斯威嚴之謂也繇漢以來長人之吏以武健殭圉而著稱者

蓋有之矣莫不因其天姿之峻厲乘其民風之豪橫繇是懲習俗之弊嚴其約束去害羣之惡正其典刑姦吏震悚羣盜屏去風化肅於境内威聲動於鄰壤人用胥畏吏不敢欺此其所以為能也若夫山甫之不吐剛茹柔而德舉仲尼謂以寛濟猛而致和亦何必厲氣作威然後臻夫治者已

漢義縱為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後為南陽太守吏民重足歛迹

尹立為京兆尹尚威嚴有治辦名

雋不疑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而近俗不曉其意為思慮之慮其母輒問不疑所平反活幾何人反謂奏使從輕也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趙廣漢為京兆尹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曉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衞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脫免也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皆曰死無所恨

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枉除免之而已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王溫舒為廣平都尉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稱為道不拾遺遷為中尉為人少文它惛惛不辨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缿所以受投書置百落長以牧司姦也

魏相為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

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有老從事教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府盡滿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博徐問知老從事所教乃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後遷瑯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親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郡中大驚博治郡嘗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强恐服

翟義字文仲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曰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乃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

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部分其掾而遣之鄧分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因太守行縣以文自隨即送之鄧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載環環繞宛市廼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後漢梁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

蓋延為左馮翊視事四年人敬其威信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

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恵

賈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畧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内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苦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賈琮為兾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

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董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
郅壽為京兆尹郡多彊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悚各相檢勑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莫有欺者
張宗為瑯琊相其政好厲猛敢殺伐

張衡為河間王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為正理

張酺為東郡太守雖儒者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

韓陵為南陽太守發摘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

朱穆字公叔桓帝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戸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

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衣死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成書曰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輸作左校後復赦

之

王渙為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部郡所屬之郡也

張禹為下邳相功曹史戴閏故大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

范康為太山太守郡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侵奪人田宅皆遽還之

趙苞為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

陳蕃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賔客士民亦畏其高蕃妻鄉人里邑惟許子將不往曰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屬城聞風皆自引去

成瑨遷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中官黄門凡至境界下車振威以簡攝之

劉祐為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

至界首輒改易輿隱匿財寶威行朝廷

陳龜為京兆尹時三輔豪強之族多侵任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内大悅

橋玄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贓罪玄收考髡笞死於冀市一境皆震

劉表為荆州刺史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

魏陳登漢末為東陽長有能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吕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

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戸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

王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威恵民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

蜀張嶷為越嶲太守定筰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史焉嶷之到定筰定筰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

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類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
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𡸁殺牛饗宴重
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
晉何曾魏末為河内外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
郤詵為雍州刺史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
王遜為魏興太守永嘉四年寧州治中毛孟詣京師求
刺史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
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

士散没城邑丘墟遜遂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仗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遥舉董聨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悦謂聨非才不行版檄遜既到收悦殺之悦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震服威行寧土

吳彦為順陽内史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内史皆誣之以罪及彦為之清貞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

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

山遐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垂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

宋吉翰為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齋閤呈其事翰省其語令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

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

劉懷慎為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内震肅

劉湛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沈攸之為郢州刺史州從事輙與府録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録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

縣小人凌侮士大夫也
蕭惠開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為政令行禁止又為東海太守時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郡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情款日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詰己戒勅自下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為誰遣人歷船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皆無一人答者

南齊孔琇之為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

梁蕭穎達為豫章内史在任威嚴郡人畏之

蕭景監揚州事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大爇汝手何敢留之其為所畏敬如此

江革為廬陵王長史行府州事以清嚴為百城所憚又為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

震恐

瑯琊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藉望風自解

何遠為新興内史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絶而性果斷民

不敢非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治狀高祖

每優詔答焉

後魏元興都聰敏剛毅為河澗太守為政嚴猛百姓憚

之

元志為揚州刺史在州威名雖減李崇臣欽若等曰李崇延昌初為揚

州刺史大有威望亦為揚荊楚所憚尋為雍州刺史

穆鐵為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公以威猛稱

李謊試守博陵郡抑强扶弱政以威嚴為名

房士達為平原太守時邢杲寇亂憚其威名越郡城西

度不敢攻逼

苟頹為雍州刺史為政剛嚴抑强扶弱山蠻畏威不敢

為寇

李曾為趙郡太守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

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屍妄謂趙郡地
賊長責之還令送歸故處
張㚖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
隴右彌加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赫然可觀
羌夏畏服憚其整嚴一方肅静號為良牧
劉藻為秦州刺史誅戮豪横羌氐神之遇車駕南征以
藻為來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
夏侯道遷華州瀛州刺史為政清嚴

裴他為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

羊敢為廣平太守甚有名能姦吏跼蹐秋毫無犯

宋世景為滎陽太守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服莫不改肅

王椿為太原太守歴華殷兾瀛四州刺史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

北齊清河王岳為兾州刺史轉青州刺史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久為三藩百姓望風讋憚

蔡儁為齊州刺史為人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使民畏服之

劉緯為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埸之和

後周裴果為正平郡守果正平本郡人也以威猛為政

百姓畏之盜賊亦為之屏息

宇文深為東雍州刺史為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懐之

崔説為涼州刺史説莅政强毅百姓畏之

鄭偉為華州刺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為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亦為之休止雖未仁政然頗以此見稱

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廒凡百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絶迹慶弔不通法

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崔宏度為襄州總管宏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讋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迹
田式為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犯者
元亨為衞州刺史衞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
高勱為上開府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

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詣府稱詰前後至者數十餘户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數年稱為治理

爾朱敞為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為明肅民吏懼之

唐李勣貞觀中授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尉府長史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李暉檢校雍州長史糾發姦豪無所容貸甚為吏人畏服

王方慶爲廣州都督管内諸州首領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寃官以先受首領餽餉未曾鞫問方慶乃禁止府寮絶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其罪繇是境内清肅

楊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權懷恩爲夔萊衞雅四州刺史合州長史所歷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繇汴州德幹送

出郊懐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徳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為徳幹大慙時議遂以為不如懐恩也

薛季昶則天時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後歴魏陜二州刺史雍州長史所在皆以威肅為政

張知謇天授以後歴房和舒延徳定稷晉雍宣貝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人不敢犯

魏元忠為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政號

清嚴

宋慶禮為貝州刺史遷檢校營州都督為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歷之處人吏不敢犯

張嘉貞為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敬畏

李暠為汝州刺史為政嚴簡州境肅然

韋虛心為荆揚長史兼採訪使所在官吏振肅威令甚舉

崔隱甫為東都留守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憚

信安王禕歷蜀濮二州刺史政號清肅人吏畏而服之

李齊物歷鳳翔京兆尹無術學在官嚴整好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少恩而清廉自飾人吏莫敢抵犯

李擇言為漢襄相岐四州刺史所歷皆以嚴幹聞

嚴郢為京兆尹清嚴疾惡練於法令敢誅殺盜賊屏息胥吏莫敢欺

李若初為浙西觀察使善於吏道至性剛嚴彊力束下吏人甚畏服

李鄘為淮南節度使當官嚴重以峻法操下所至稱理而剛決

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刼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

劉贊父彙祖子元皆左常侍贊為宣州刺史宣歙池觀察使贊領宣州十餘年祖父皆以文學稱贊不知書惟以強猛立威官吏畏重之

王沛爲海沂密節度使邦實新造人多獷驁沛明法制董師旅軍鎮大理

王起鎮蒲州每歲蕃使繇於郡府逆旅郵傳咸苦之起至是待之以禮抑之以威無敢犯者

蕭廪乾符中除京兆尹時軍容使楊復恭有假子抵罪廪命地界捕之尋爲所敺既至斷曰新除京兆尹敢收所繇將令百司難逃一死時政救者盈門尋殺之繇是内外畏服

梁馮行襲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惴懾

後唐孔循為許州節度使為政嚴明軍民畏而愛之

周武行德為西京留守白馬寺僧永順每歲至四月於寺聚衆擊鼓揺鈴衣婦人服赤麻縷畫襪誦雜言里人廢業聚觀有自遠方來者行德惡其惑衆殺之又前留守恩都押衙徐衙徐祚以醉訛言行德斬之

革弊

夫政化之貪弊民俗之浮偽因習而不改流蕩而忘返非夫賢明之長窮察其事形於教條峻其科誦剗去蠹害納之軌物又曷能祛累積之根抵革閭閻之視聽哉東漢而下居方牧之任者乃有勤求民瘼崇樹治本敦正道以祛多僻厲德色以窒邪思去泰甚以厚其生蠲煩苛以除其疾出令晝一而下莫敢犯立誠果斷而妖不下興用能阜康斯人澄清屬邑信孚於比屋風動於百姓興化成治易俗至道惠浹於封內澤及於後世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是之謂歟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嘗以牛祭神百姓財産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祀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絶百姓以安

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龍皇木之謂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謂之禁火禁火俗傳本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至其亡日咸謂神靈不樂舉火繇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

宋均為九江太守浚遒縣故城在今慎南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猶祭之有

尸主也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二月五日産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欒巴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嘗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壊房祀剪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蜀呂乂為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諸葛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道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晉王恂為河南尹時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太原諸郡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

庾和穆帝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表除衆役六十餘

事

殷仲堪為荆州刺史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甞不聽别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

劉敬宣為宣城内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巳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戸

宋謝方明爲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强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濶畧苛細務在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辯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戶之罪判久縶之獄每征伐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方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

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

羊元保為宣城大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付五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一階元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繇皆為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為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為苦臣聞苦節不可以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臣愚以單身逃

役便為盡戶令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為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鄰勞吏名罷虛借所妨實多將恐階級不足供賞伏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巳若其是耶則應是與天下為一若其非耶亦不宜獨行一郡民罹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敢率管穴冒以陳聞繇此此制得停

蕭摹之為丹陽尹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

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主更以奢意為重舊宇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姱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縻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遵中越制宜加裁簡不為之防流竟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開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材瓦悉沒入官詔可

南齊豫章王嶷為荆州刺史務存約省停州府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二千餘人見囚五歲以下不連臺者悉皆原遣之以市稅重多所寛假百姓甚悦

王僧虔為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太祖納其言而止

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
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墓梓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
而已
顧憲之爲衡陽内史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就祖爲禍皆
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
別事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
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劉懷珍爲冀州刺史於堯廟祠神廟有蘇侯像懷珍謂

主簿崔祖思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主也懐珍遂令除諸雜神梁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為法宣城康王秀為郢州刺史郢州當途為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彫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省薄去遊費境壤晏然也

王神念為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先時郡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靡費極多神念令毁撤風俗遂改

蕭琛為吳興太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張纘為湘州刺史至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皆省併

鄱陽忠烈王恢為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疋以付所訂之家恣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民人賴之

表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蔫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襦師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衆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都無敢行巫

後魏任城王澄爲定州刺史初人中每模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禁造布絹不任衣者

楊椿為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軍師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各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主師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師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輸此田課更無傜役及至閑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

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愿樸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

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

鹿生為濟南太守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捕博終朝頽廢農業生制斷之聞者嗟喜

崔猷為京兆尹時婚姻禮嫁娶會之辰多舉音樂又鄠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綉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

北齊蘇瓊為南清太守禁斷淫祠

清河王勱為楚州刺史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

神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家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
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則合家
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繇是病者多死公
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
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
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
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愈方

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繇命不關相看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而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

唐蕭齡之貞觀十八年為廣州都督表稱嶺南州縣多用土人任官不顧憲章唯求潤屋其婚姻資須即稅人子女百姓怨苦數為背叛且都督刺史多居庄宅動經旬月不至州府所有辭訟皆委之判官省選之人竟無几案惟有勑詔施行纔經省覽而巳又守領之輩年别

娶妻不限多少各營别第肆情侵奪專恣若是實斁彝倫於是詔下並皆禁斷自此蠻俗便之

黨仁宏為戎州都督夷獠之俗賣親鬻子仁宏制法禁斷百姓便之

李暠為太原尹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歛但輿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黄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理憲期不再犯仍發兵

捕殺羣狗其風遂革

杜亞為淮南觀察使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街衢造屋行旅擁蔽亞乃開拓疎啟公私悅賴焉

裴度為蔡州節度使吳元濟平度乃視事蔡人大悅其俗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有經過醉飲者皆以軍法論度始至惟盜賊鬬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百姓始知生人之樂

薛珏為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遥領

使刺史得専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厮役者三千戸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省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羸

于頔為蘇州刺史吳俗事鬼神頔病淫祀廢生業廟宇皆撤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

王播為京兆尹奏以諸縣皆有鎮軍並隨逐水草牧放羊馬賊徒因兹假託挾帶軍器晨夜混雜善惡不分伏請從今日巳後牧放之徒不得躬帶刀劒器仗等放牧

仍請詔下後十日外有犯者百姓所在集衆決重杖二十屬軍者許臣擒捉牒送本鎮亦准例科決仍便解退其近城弋獵准前後勑並以禁斷公郡駙馬將軍子弟子鷹鷂准勑但許城南按放不得輒越諸界並請不得別持刀劔等所冀邦畿之内盜賊屏息居人行客晨夕獲安詔可其北軍按習不同私家任隨便近

孔戣為廣州刺史至郡禁絶賣女口

郗士美為昭義軍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則皆減撤

焉

楊於陵爲京兆尹先是禁軍影占編户無以别白於陵請置挾名勅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差以條限繇是京師豪强復知所畏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壯年得位鋭於報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獘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恠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獘風斯革屬郡祠

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祀一千一十所又罷私設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時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奏請於當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以來屢有詔旨禁絶此獘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啟其事因緣率斂甚於王稅自淮已南蚩蚩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巨萬蓋因以此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壇從去冬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已來所在帖牓召僧

尼受戒江淮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逺近
臻凑當道僧尼又皆私蓄資産與編氓無異自有戒壇
已來一户有三丁五丁者皆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
丁徭影占資産正月已來百姓落髪者無數蒜山渡僧
一日㸃得一百餘人過江勘問唯下四人是舊出家沙
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常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時並
勒歸本貫還俗訖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斂財貨殊
非為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到者每人納錢二千當日給

牒放迴元不受戒若不鈐制直到降誕日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合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小繫於朝廷法度況江淮賦役至重實要稍為限約狀到中書門下即時奏停又宋汴觀察使令狐楚上言亳州聖水出有疾者飲之輒愈無遠近老幼莫不奔赴艻縣中書門下德裕又狀論云亳州聖水訪問本因無良僧三數人欲求丐錢物與側近百姓相知稱此水能療疾病訛言一扇遂至惑人數月巳來自淮泗達於閩越無不奔走又聞此

水每斗三貫價每三二十家即顧一人就亳州取水發心之時數十家已不食葷血服此水後又三七日蔬食兼於門牆帖牓食葷辛者不得入門就任妄中又多非本水皆是無良之徒所在別取水販賣其百姓羸老病疾者既須踰月蔬食又盡屏絶醫藥飲此惡水並皆困篤自秋已來此水過江者每日嘗不下三五十人除當道百姓外兼半是越州福建百姓近已於蒜山津嚴加捉搦若不絶其根本終恐信惑不已伏以吳時有聖水

宋齊有聖火皆虛誕人以為妖今亳州水頗近於此又為黎甿之害伏乞特申典制速令填塞所兾人知禁令俗保乂安於是宰相裴度於汴州狀後判曰妖繇人興水不自作牒宋汴觀察使填塞訖報時人皆以為當德裕後為淮南節度使又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閭閻之間潤四尺今令潤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令曳五寸事關釐革不敢不奏正月十五日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幹得罪德裕因有是奏

陸亘為浙東觀察使將行延英面奏節制分兵在州貽患於國詔天下兵分於屬郡者隸於刺史初越之永嘉郡城於海壖嘗陷寇境奪官吏廪禄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返為姦亘按舉贓罪表請郡守已降增給其俸人至於今賴之

崔郾為鄂州觀察使舊弊有二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郾以廪使常用之直代之

牛僧孺為鄂岳觀察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每

年加板築賦菁茅以復之吏緣為姦蠹數綿歲僧孺至計茅苦被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傅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獘永除

王彦威為陳許節度奏毀除管内山房三千八百餘所

盧均為廣州節度使奏請禁土人與外蕃婚姻及禁蕃人置田宅可之夷人與華人雜居婚娶歲月滋久至均方能立法以禁之

後唐馮贇為北京留守先是以相堂為使院後以為樂

營羣吏簿籍無定居又取太原縣為軍營縣寄治潛玄觀贊至並詢舊制復以相堂為史院太原歸舊縣其餘觸類如之

周知裕為安州留後淮土之風惡其病者至於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即以食物揭於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弊風稍革

王晏球長興中為青州節度使奏臣所部州縣點檢到

見役節級所繇等四千五百餘人令留合充役者二千八百餘人並放歸農訖明宗優詔襃之

晉王傳拯為寧州刺史州接蕃部前政滋章民多厭苦傳拯自下車除去獘政數十件百姓便之

王周為涇州節度使奏前節度使張彥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停廢詔襃之

漢閻建為景州刺史本州三正至節進馬一疋價錢五萬舊例分配牙前及諸縣人吏因茲丏斂編民今後所

買進馬刺史出自俸錢又每歲冬月量於鄉村分配柴
薪供州鄉因此求取過倍薦席蔬園舊亦諸縣取給今
並止絶滄州奏之優詔奬激仍示諸道州府
周李從敏爲定州節度使其政静而不煩易定征賦舊
典三鎮同風賦税出自藩侯朝法不能拘制至是從敏
削舊奬載振朝綱不取兵於民不横賦於境部内便之

册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九